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九

慎刑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月甲申

上諭刑部朕保乂黎元務崇寬大每於刑獄之
事輒厘矜恤之懷秦省西安等處地方比歲
洊饑閭閻困苦業已多方賑恤屢諭蠲租茲
更大沛仁恩特加赦宥凡陝西巡撫所屬今
年秋審情實緩決人犯內除十惡及軍機獲

罪不赦外其餘自諭到日通著免死照例減等發落有現在審擬未結案者亦如之嗣後務令革心向善副朕法外生全至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二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適都察院議處吏部悞議知府盧騰龍等革職一案將堂官降三級司官降四級俱調用所議甚當朕觀人之識見精神有限不能過其本來分量烏得無錯但自知其錯卽宜承認若旣知其錯而不

承認希圖文飾則其錯彌甚必致壞事前朕
十三四歲輔政大臣理事時有悞行一事朕
至今猶憶之彼時遇頒恩赦釋放罪犯曾赦
一不應赦之罪人該部以不應赦而赦應否
釋放請旨大學士李蔚奏欲將錯就錯朕問
爾此言於此事尚可如遇不應正法之人悞
行正法則人死豈能復生此言亦可乎李蔚
慙服不能措辭大學士圖海奏此事實臣等
之錯有何辨處天下事惟人命最重朕察之

又察然已行之事其中能保無悞耶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四月庚寅刑部等衙門議覆民人高弘擢毆死伊兄高弘先應正法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案原供內有高弘擢之父高昇因伊子高弘先暴惡先行砍害之語今悉刪去但苟且定議人命關係重大即使旨意未當亦宜據理執奏況議此案者止滿洲官一員漢軍官一員似此關係人命事情不

多令司官詳察會議苟且結案可乎將刑部
嚴加申飭嗣後倘仍蹈前轍決不輕恕

十二月壬子刑部議覆阿哈尼坎盜伐
風水禁地樹木罪應立絞

上曰此伐木處雖與風水相近然非內地愚人
無知犯禁此等情罪前此曾經寬宥著枷責
發落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關係人命事朕再三詳閱

務期平允昨見高陽縣盜案情有可疑特差
司官覆審今據奏張三等果非真盜嚴刑誣
坐希圖銷案沈朝聘竟不詳察草率審擬具
題殊屬不合著三法司會同吏部議處具奏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命所關重大朕數年以來
將爲盜者止誅首惡爲從者從寬免死此朕
之特恩也又恐此等罪犯交發黑龍江聚集
或致生事及問將軍薩布素據奏新滿兵衆

多將兇徒分給爲奴勢孤力散惡不能逞由
此觀之不但全活甚衆且新滿洲得之資益
良多矣

十一月甲申大學士等以朝審情實各
犯四十八人請

旨

上諭曰奏讞之成當預爲詳審臨時可以無冤
若不慎之於先而伺察於死生呼吸之間豈
有及乎如今日各案朕先已熟覽知其曲折

猶欲與爾等斟酌而行耳

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緣事婦人除親身犯罪外無論官員民人之妻有事屬牽連應行質訊之處可遣司官筆帖式往其家問取口供其拘至公庭永行停止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壬午

上諭刑部朕愛養民生慎重刑獄凡有奏讞時示矜全茲鑾輿南巡見沿途老稚男婦環跪

歡迎朕甚嘉悅念此編氓皆吾赤子原期生聚教訓共底善良其或陷於刑章致困囹圄改過無路惻然傷之所經過山東江南兩省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死罪及詔款不赦等罪竝官吏犯贓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前死罪以下已結未結俱著寬釋此朕巡幸所至欲使竝生之至意可通行曉諭令咸悉朕懷

乙未

上諭刑部朕巡視東南行次浙省因官吏軍民
依戀誠懇特畱蹕數日以慰喁喁奏請之情
獨念獲罪人犯身淹刑獄一千法網無由自
新茲乘輿經臨惻然矜憫用沛好生之澤聿
示格外之仁該省各屬地方有罪犯見在監
禁者除十惡死罪及詔款不赦等罪與官吏
犯贓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
十六日以前死罪以下已結未結悉著寬釋
可行文該督撫徧傳所屬張示曉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癸巳都察院
以秋審事請

旨

上諭大學士等曰若停秋審此內矜疑人犯又
致多監一年將可矜疑者照常審理卽行減
等完結其情實人犯今年著停處決

己酉刑部以龍巖知縣趙光榮誣良爲
盜一案兩議具題一議前雖錯審後察
出實情應免議一議誣良爲盜雖審出

實情已經致死人命仍應革職

上諭大學士等曰將覆審得情之官仍因初審
錯誤議處則人皆懼罪不肯露其實情朕意
欲定一例凡部駁應審事件不交原問官審
理則人斷不致負屈倘仍令原問官詢理彼
必固執前議致令銜冤者多矣著九卿詹事
科道一併詳議具奏

庚戌

上諭刑部人命關係重大今年停審情實罪案

爾等不必忙迫一應矜疑等犯必再三詳審盡得實情方可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有年人命之事無不加詳然亦不能保無冤抑者但有錯處朕未嘗不行指出也該州縣取原供時雖不得其情亦必飾詞以詳上司上司復加詳審然後到部此間卽少有冤抑亦何由周知所以外省之事朕皆委任督撫督撫委任司道今以

不可委任之人居司道之職督撫題叅誠爲得當且有失何妨但有失復隱諱不自任則惡矣

甲寅刑部奏口外偷盜馬匹之范崧擬立斬

上曰用兵之際嚴盜馬之禁故行卽斬今海宇昇平兵革不試仍照前例卽斬殊屬可憫范崧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黑龍江給披甲新滿洲爲奴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一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歲內秋審重案朕皆一一詳閱其字句錯誤處甚多此皆人命案件關係最重卽一字一句不可錯誤乃九卿等自七月至今閱視數月其字句錯誤處並未看出一二何也此屬伊等專任似此怠忽不加詳慎可乎刑部刊此檔案先不詳審殊屬不合著交都察院嚴察議奏近看部院事件亦多錯誤朕凡事詳閱卽一字之訛亦爲改正嗣

後爾等宜加敬慎毋忽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丙午

上諭刑部朕欽恤民命念切好生每於法司奏
上爰書必披覽再三詳求可生之理其或情
罪允符不忍立置之法者則令監候緩決以
俟來歲再讞顧罪犯一經緩決卽皆冀望生
全而長困桁楊淹畱歲月自新無路朕甚憐
之今方春始和萬物暢遂憫茲沉繫之獄用
沛矜釋之仁見在爾部及直隸各省監禁人

犯凡經康熙四十年秋審奉旨監候緩決者
著察明通行減等發落仍開具人數奏聞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乙卯大學
士等以情實人犯請

旨

上詳閱招冊審定再三

諭大學士等曰刑部招冊關係人命冊內字訛
舛甚多殊非慎刑之道爾等傳諭刑部嚴行
申飭嗣後於此等事宜加謹毋忽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情實罪犯少著停止處
決情有可矜各犯著分別核議照例減等發
落再各省秋審尚無可議朝審則太寬書云
罪疑惟輕以其罪之情由有可疑之處而輕
之也若無疑則以公平爲貴見在殺人之
情罪顯然又何所疑而欲從寬乎是以執法
之人但當詳情據理以定罪一味從寬則惡
人何所儆戒可以此諭刑部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庚子

上諭刑部緩決罪犯至於三四年者俱卽行察
出免死減等發落

十一月丁卯大學士等以秋審情實罪
犯七十人請

旨

上將招冊逐一詳閱反覆審定勾決者二十五
人

諭大學士等曰四輔臣時每年勾決動至百餘

人朕親政後數十年來每遇勾決凡有一綫可原者未嘗不從寬宥直至萬無可疑始予勾決至於光棍及有關主僕之分者其罪斷不可寬也

十二月乙巳

上諭刑部歷年以來監候緩決人犯二百二十五名俱著免死減等發落在直隸各省者爾部卽移文各該巡撫令遵旨速行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江南浙江連歲災荒地
方困苦今年兩省疾疫盛行人民傷斃者甚
多雖該省督撫未經奏聞而朕訪知災病之
狀深用惻然民命至重朕宵旰孜孜惟以矜
全百姓爲念一切刑獄奏讞尤加矜恤比年
因江浙盜案疊見秋審時情實各案所議情
罪俱屬允協但念災荒疾病之餘復將數十
罪犯一時正法朕心殊爲不忍江浙兩省應
處決情實人犯俱著停止一年

十一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來勾決罪犯止開犯人姓名順治年間有兩犯同名者一勾一畱唱名時二人同應監斬御史不能辨別具本請旨其被勾者亦畱至次年正法今令開明承審各司及罪人籍貫年歲自無錯悞矣自順治初年至康熙八年滿洲內無殺人之罪犯後來漸多朕欲禁絕之故交與該旗卽行完結著爲定例其時大臣或謂朕立法太嚴朕決

意行之由是殺人罪犯日少去年止有一案
今年絕無矣

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綜理政事以人命爲重務
必再三斟酌除情實死罪外其餘皆酌量寬
宥如盜人參等案爲從者俱照例完結爲首
之人擬絞罪在獄者甚多時值立夏天氣漸
熱監禁人犯易於染病致斃甚爲可憫著交
與刑部酌量減等議奏

五月己酉刑部等衙門題福建海賊鄭盡心浙江海賊蔡元良山東海賊張景龍等俱擬卽行正法

上曰此案正法人犯五十餘名人數甚多朕心殊屬不忍鄭盡心並未與官兵抗拒不過迫於飢寒搶奪食物聞鄭盡心等人頗壯健且俱係熟諳水性之人今將伊等從寬免死或歸併旗下或發往盛京烏喇等處爲水手當差著問九卿詹事科道以聞

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者梁世勳題請復熱審減等例朕聽政多年惟日孜孜期以乂安萬姓故凡發政施令務以真誠爲尚倘博取矜憫犯人之虛名夏則遇熱而審冬則遇寒而審不時遣官恤刑將督撫審擬案件頻飭堂司官分行駁改則貽累於兵民官驛糜費於迎送餽遺互訐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之專責首在敦風厚俗導民於善不時訓飭有司

簡清詞訟速結案件不因細事多繫妻子無辜以致蕩析家資逃匿流亡卽爲良吏雖不熱審亦無所害使不清本原不愛黎庶徒以熱審爲言則各省刑獄之事未至熱時而審結者甚多是有熱審之名而無其實益滋煩擾矣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一月丙申大學士等以秋審情實罪犯請

旨

上將刑部重囚招冊逐一審定凡情有可原免

勾者十餘案

諭大學士等曰朕於招冊皆細加研勘此情實五十人卽盡誅之竝無冤枉而三覆奏後應當正法者朕必反覆詳究於彼無可生之中求一綫可生之路無非矜慎民命之意也

十二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辦事有年凡人命審擬事件要期悉當乎理今陳汝咸條陳應照宋時

洗冤錄較定致命傷痕處所畫一除鎗刀弓箭銅鐵等器械外木棍等俱不作兇器夫人命事件將拳毆脚踢木棍毆打致死者酌量兇器輕重以定罪之輕重則事必致舛錯如針乃最微之物將針刺人致死豈可因針非兇器而免其罪乎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由此觀之木棍亦兇器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赦詔一事關係甚大今頒詔

日近若不預定恐臨期舛錯朕將歷年所下詔款皆已徧閱應用者一一標記其中有款同而字句異者亦另行標出爾等詳審酌定

七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昔聽政時每令讀本朕與公遏必隆公鰲拜共聽之或因一時言笑往往忽略後朕向伊等言此內人之生死攸關我等不可不慎焉雖懲惡勸善亦有不可宥之處聖人法內有仁所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二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秋審著停止情有可矜
疑人犯著照常審理具奏見審人犯內罪不
至死者亦著減等發落

十月丁亥

上諭刑部朕聽政多年勤求民瘼刑獄之事尤
所畱心詳閱直隸及各省所議奏命盜各案
自審結以至具題或踰時或經歲部議又閒

有覆駁再令詳審者案內牽連之人雖笞杖輕罪不免羈禁以俟完結淹歷歲時離家失業至於飢寒病斃者往往有之朕軫懷民命深用憫惻嗣後直隸各省除重犯案內軍流徒罪仍應候旨完結外所有杖罪以下輕罪著各該督撫於審結日卽行發落不必羈候部覆只於疏內逐一聲明務使無知罣誤之民早得脫身寧家以副朕哀矜體恤至意其不關題請各該督撫應自行審結發落者仍

著依舊例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十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閱刑部秋審奏章繁複者甚多皆由府州縣司道各官審錄供招盡行全載所致該府司道所審若與州縣互異自應敘入否則但註明該府司道與州縣各官歷審皆同一語止將州縣初招竝督撫等大吏審擬之處敘明本內足矣此非爲朕便於省覽蓋恐案牘繁多則事務必致遲延矣

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刑部等衙門所奏各省緩決
罪犯案件並不將緩決情由聲明只書某人
打死某人應行緩決一語嗣後應照舊例聲
明情由其情實可矜犯人等案亦著照舊例
聲明

十一月丁酉

上諭九卿等曰秋審案牘俱九卿所辦之事若
令在朕前書寫未必能書十件何也此皆爾

等漫不經心草率完結之故嗣後爾等應實心辦事并保舉叅劾之處亦不可執私意

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京師情實罪犯甚少此內稍有可矜者再宥數人其應勾決者十四五人而已卽至來年亦不過二三十人今年停刑亦無不可將此情實緩決案內折角處記檔來年審奏時聲明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六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熱河地方涼爽尚未甚熱觀
京畿奏報內六月初二日甚熱今時漸大暑
應將監禁人犯暫行從寬拘繫此旨速行傳
諭刑部

十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命案件關係重大不可稍
有疎忽朕御極以來於奏讞刑獄之事必極
其慎重細察情罪反覆披閱幾可成誦如此
詳勘毫無疑竇方分別輕重批發施行閱今

年朝審情實人犯止七十餘人迨三次覆奏後勾決不過二三十名除緩決人犯已有諭旨令將年久者分別減等發落外其朝審情實人犯今年處決著停止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二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嗣後各省大盜案件爾等會同三法司將此內有造意爲首殺傷人者一二人正法餘俱照例減等發往黑龍江等處著爲令

六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口外原係涼爽地方六月初十日甚覺炎熱京城必更甚矣爾等將此旨傳與刑部所有罪人照每年寬釋例行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甲寅

上諭刑部凡人命事朕必各案詳看方肯完結此次朝審情實各案朕欲一一詳看覺精力不支若俟從容看過再行批出則該部必照例覆奏三次冬至以前總不能結前數年俱

曾停決今年亦著停決

十一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監禁緩決及秋後處決人犯甚多已經緩決斷不至死遲至年久仍然得釋若久監禁不但患病死亡且使獄中人犯亦漸增多爾等會同九卿將直隸各省緩決及秋後處決人犯情罪作何分別完結之處詳加確議具奏再被毆受傷至保辜限外身死部內奏明緣由兩行請旨者無

庸議外有當時不曾殞命逾數日或因傷風或因他病而死仍將毆打之人議抵情有可矜此等向未有定例亦會同九卿確議定例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癸亥

上諭刑部朝審情實人犯內有遇赦應寬免者有不應寬免者今若不詳察分別則明年或遇赦詔將伊等於赦詔前混行正法殊屬可矜其外省事情與京城事情不同外省罪人

甚少照例完結惡棍亦知警懼至今年朝審人犯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除照常不赦罪犯外其餘逐一詳核分別具奏

康熙六十年辛丑閏六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每年暑熱時將犯人暫行釋放今年朕未降旨該衙門亦未陳奏著照前暫行釋放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九

訓

卷二十一

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

重農桑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月乙丑

上諭戶部國家賦稅皆出於農而勸農又在有
司近因供應大兵恐有私派累民雖屢禁止
未必實心奉行值今春耕之時宜申飭有司
毋得私派夫役濫准詞訟并嚴禁胥吏指公
需索土豪魚肉良善致妨農業爾部速檄直

隸各省督撫通行申飭如州縣官有不實心撫字致民失業者卽行指叅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癸酉

上至鞏華城道中

諭扈從諸大臣及侍衛等曰朕周視沿途田間春麥正當盛長著傳諭扈從官員人等悉循路而行勿得蹂踐春田其嚴禁之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癸酉

上奉

太皇太后幸遵化溫泉

諭內大臣等曰今當田禾發生之候必須遵路而行安營時令於道途村莊沿途荒野處駐扎出入毋踐田禾見遣戶部司官隨後稽察遇有駐扎處或出入之時蹂躪田禾者嚴行議處回鑾時仍從原路行朕將親察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丁亥

上諭禮部農事爲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時庶春耕不悞秋成可望今歲入冬以來尚未降雪

愆陽日久時序失宜田畝曠乾恐妨明春東
作應虔行祈禱爾部卽照例作速舉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壬寅

上駐蹕蘇貝昂阿博爾齊爾

諭扈從諸臣曰小民賴穀以生倘西成無望必
致凍餒爾等宜嚴行約束如人馬踐踏禾苗
定加重處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壬申

上命副都統馬喇等往黑龍江督理農務

諭之曰農事關係兵餉須積貯充足其在驛遞人夫亦令合力播種屯田爾等前往務期農政修舉收穫饒裕年勝一年懋著成效以副朕意

十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喇至黑龍江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田穀大獲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

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効力視衆爲優其令註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穫則議敘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庚辰

上過獻縣民有進嘉禾一莖雙穗者

上諭侍郎庫勒納等曰自古帝王不貴金玉而貴五穀穀者民之命也朕甚寶之

六月庚寅

上諭奉天府府尹王國安曰奉天爲根本重地
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潦卽難補
救今年亢旱朕遣賽弼漢往奉天諸處將糜
費米糧如蒸酒等項悉行禁止爾至彼當勸
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天田土旗民
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
俟滿洲蕃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近金世鑑
奏請將旗下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徵收錢糧

此地畝縱給百姓所增錢糧亦復有限所見何淺陋也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爾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例毋忽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甲辰

上諭戶部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必東作功勤然後西成有賴畿輔地方去歲遭罹荒歉已經蠲免錢糧特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雖小民餬口有資其籽粒牛具恐多匱乏今時

屆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經營措給將悞俶載
之期播種不齊倉箱何望直隸被災州縣衛
所窮民有不能自備牛種等項者該撫率有
司勸諭捐輸及時分行助給務令田疇徧得
耕耨毋致稍有荒蕪八旗官兵皆倚屯莊收
穫用以資生若有被災窮乏耕作無力者該
都統等通行各該佐領酌量資助牛種所有
莊田勿致播種後時以副朕敦本勸農愛養
兵民至意爾部卽遵諭通行

十二月己巳兵部以三路官兵踐踏田禾業經戶部丈明賞給田主銀兩其出兵都統公蘇努等請免察議

上曰稼穡艱難自古志之蘇努彭春海蘭等出兵時朕再三面諭嚴禁兵丁勿踐民田蘇努等亦言臣等親身殿後斷不至傷殘今將田禾踐踏議爲無罪不合著再嚴議

康熙三十年辛未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諮訪蝗蟲始生情狀凡蝗

蟲未經生子而天氣寒凍則皆凍斃來歲可
復無患若既經生子天氣始寒則蟲已凍斃
而遺種在地來歲勢必更生今年寒凍稍遲
蝗蟲已有遺種朕心預爲來歲深慮宜及早
耕耨田畝使蝗種爲覆土所壓則其勢不能
復孳設有萌孽卽時驅捕亦易爲力可傳諭
戶部移咨被蝗災各地方巡撫責令有司曉
示百姓務於今冬明春及早盡力田畝悉行
耕耨俾來歲更無蝗患倘或田畝不能盡耕

來歲蝗蟲復起亦須盡力驅捕無致爲災

十二月丙戌理藩院題歸化城一帶地方耕牛八旗內兩佐領共助一牛其耒耜等項俱移文山西巡撫預備

上曰所用耕牛不必令其幫助卽於御厰內牛取用耒耜等項若令巡撫製備將仍委之屬吏一委屬吏必致累民其鐵器著支用庫銀製造從驛地運送邊外木植甚多其木器卽於彼處製用夫農田人生之根本朕凡所至

之地先察其土田邊外耕種必培護穀苗使
高其隴此皆由土性寒而風又厲之故不如
此則穀苗不能植立矣內地之田其隴不高
各處耕種不同者皆隨其地土之宜也

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積穀甚屬緊要達爾鄂
莫地方著交與內務府派各莊壯丁耕種呼
兒鄂莫地方令五旗王等莊屯人前往耕種
其籽粒耒耜耕牛皆令預備著派諳農事官

員前往監管布種完時酌畱耔田之人餘人
遣歸田熟時卽令耔田之人收穫其農夫所
食米穀著於古北口所貯米穀計口帶去席
喇穆倫地方仍照前議令盛京人役前往耕
種秋收之時有收穫多者該部將監管官員
議敘具奏朕觀各處地畝肥瘠不同朕巡視
南方見彼處稻田歲稔時一畝可收稻三四
石近京玉泉山稻田一畝不過一石又見古
北口穀田豐收之年一穗約三千粒口外近

邊地方豐收之年穗幾萬粒此皆土脈不同
故收穫亦異以此觀之達爾鄂莫等三處墾
種所費無幾而所穫必多矣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二月丙戌

上命都統瓦代等往達爾鄂莫等三處耕種田

畝

諭之曰耕種之事最爲緊要爾等諸臣善爲經
營管理邊外寒冷當及時廣播麥種將田隴
深耕勤謹耘耨耘時將草根勿令土壓若草

重發芽則有妨田禾耕種若太稠密田禾雖覺可觀所得實少若稀疏耕種所垂之穗既好而所得甚多凡有河之處可造船捕魚更須愛養耕夫和睦附近蒙古耕種畢時將夫役酌量畱於彼處其餘夫空費糧米先卽遣回今年倘或米穀多穫不可因後來難繼遂致收多報少收穫多寡雖由人力亦賴雨澤及時耳

四月辛丑

上御瀛臺內豐澤園澄懷堂召尚書庫勒納等

入

諭之曰頃爾等進來時曾見朕所種稻田耶諸臣奏曰曾見過稻苗已長尺許矣此時如此茂盛實未有也

上曰朕初種稻時見有於六月時卽成熟者命取收藏作種歷年播種亦皆至六月成熟故此時若此茂盛若尋常成熟之稻未有能如此茂盛者朕巡省南方時將江南香稻暨菱

角帶來此處栽種北方地寒未能結實一過霜降遂至不收南方雖有霜雪然地氣溫暖無損於田苗諺云清明霜穀雨雪言不足爲害也總之南北地氣不同節候各異寒暑之遲早全視太陽之遠近所以赤道度數最宜詳審欲定南北之向惟以太陽正午所到之度爲準卽指南針亦不能無偏設有鐵器在旁則針爲所引亦復不準此是一定之理今將一片石以繩懸之使之旋轉俟其既定刻

記所向南北復動如前其所向南北仍復不變卽此可思其理所以凡物皆有自然一定之理庫勒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方所以黑龍江夜短日落亦不甚暗又

命看澄懷堂後院所栽修竹前院盆內所栽人參及各種花卉

上指示曰北方地寒風高無如此大竹此係朕

親視栽植每年培養得法所以如許長大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養成之物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二月丙子

上命內大臣公坡爾盆等詣歸化城等三處督耕

諭之曰種地惟勤爲善北地風寒宜高其田隴尋常之穀斷不能收必藝早熟之麥與油麥大麥糜黍方爲有益去歲往彼墾種之人朕曾以此命之因違朕旨多種蕎麥以致田禾

失收爾等須問土人宜種何穀易得收穫朕
曾問老農皆云將雪拌種可以耐旱爾等試
爲之朕前帶南方稻穀菱角種於京師雖以
泉水灌溉因無南方蓄養之水且又霜早因
此不熟以此觀之若將此地之穀種帶往北
地亦難收成惟將麥與大麥油麥糜黍及早
播種庶可收穫爾等謹識朕言克勤毋怠

十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山東今年田收之後九月

中蝗螟叢生遺種在田況值今歲多雨來春少旱蝗則復生未可知也先事預圖可不爲之計與乘時竭力盡耕其田庶幾蝗種瘞於土而糜爛不復更生矣若遺種或有未盡來歲復萌地方官卽各於疆理區畫逐捕不使滋蔓其亦大有益也命戶部速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等傳示所屬郡縣咸令悉知必於今歲來春皆勉力耕耨田畝蝗螟之災務令消滅若郡縣有不能盡耕其田蝗或更

生則必力爲捕滅毋使蝗災爲吾民患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於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陝西江南諸省下詔捕蝗諸郡盡皆捕滅蝗
不爲災農田大稔惟鳳陽一郡未能盡捕去
歲雨水連綿今歲春時若或稍旱蝗種復生
遂成災沴以困吾民未可知也凡事必須預
爲防備斯克有濟其下戶部行文直隸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江南諸巡撫亟宜耕耨田畝

令土瘞蝗種母致成患若或田畝有不能盡耕者蝗始發生卽力爲撲滅母使滋蔓爲災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進獨石口見今年麥禾俱盛朕衷欣悅念小民皆倚田禾度日如大兵陸續歸時或致踐踏或偷盜餵馬又何恃以餬口今將獨石口至懷來縣交待侍郎多奇自懷來至京城交待郎馬爾漢及隨行部院官率地方官沿途巡察如有踐踏田禾偷

取餵馬者立拏叅奏如有縱徇朕聞之必以
軍法從事決不姑恕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湖廣江西江南浙江廣東
廣西福建陝西山西米價騰貴是必糜費於
無益之事湖廣江西地方糧米素豐江南浙
江咸賴此二省之米今此二省米價騰貴誠
爲可虞酒乃無益之物耗米甚多朕巡幸直
隸等處見雖有禁造燒酒之名地方官不甚

加意未曾少止著令嚴禁以裨民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辰

上南巡舟泊新豐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此地麥田茂盛朕心深喜此來原爲民生凡駐蹕處勿使踐踏田畝至於隨駕兵丁已足守衛此處之兵盡著發回其將軍副都統及各官員等旣係該管地方著乘舟隨行可徧行曉諭凡有踐踏麥禾者被獲決不輕貸

乙酉

上駐蹕蘇州府

諭兵部前者京口江寧接駕官兵亦曾扈送朕
恐踐損麥田盡行遣還今往浙江塘路狹隘
可傳諭該將軍督撫不必令官兵扈從又朕
見百姓欲覲朕顏接踵摩肩踰疇越隴彼雖
心切瞻依不暇顧田禾朕實深惜之此後百
姓聚觀不必禁止但令勿損麥田可遵路而
行

閏七月乙卯

上駐蹕遙亭

諭大學士等曰朕巡幸至此見田禾甚好可謂
豐年但各處俱有蝗蝻恐地方官民旗下莊
屯因田禾已收遂至怠忽今年若不將蝻子
捕絕貽害來年悔之無及須於未能翼飛之
時預先滅盡著卽行曉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辛卯右衛將
軍宗室費揚固題請開墾山代地方田

地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代地方田旣甚饒且逼近
二河之間只引河灌溉無不豐收所以西邊
回子引水入田而耕之除蟲食之外總無虞
於旱澇必獲豐登費揚固題請開種之處著
允其所請待收穫時奏聞

四月乙酉

上巡視永定河工駐蹕寶坻縣城內
諭內大臣等曰方今青苗在野扈從大臣侍衛

護軍執事並行裝人等在途須約束人衆遵路而行毋得蹂躪田禾朕還仍由此路倘田禾被踐朕必責問大臣及管轄人員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癸巳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梁鼐浙江巡撫王然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安徽巡撫劉光美江蘇巡撫于準山東巡撫趙世顯等曰朕頃因視河駐蹕淮上江浙兩省官及地方紳士軍民皆環道遠迎懇請臨幸朕勉順羣情涉江而南

巡省風俗所至郡縣見雨暘應時二麥蕃殖
比閭樂業可冀盈寧雖山東一路尚未悉覩
而江浙田疇鬱葱在望深愜朕懷方今麥熟
將穫一切扈從人員皆以次舟行不致蹂踐
誠恐百姓沿途迎送老稚扶攜動盈千萬越
阡度陌不無踐傷朕心甚爲軫惜凡所過地
方悉令停止迎送且節候漸熱朕舟行乘夜
迎涼亦未可定民雖遠來無由親見爾等可
張示徧加曉諭無負朕重農愛民之意

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地廣人稀自古以來無從開墾朕數年避暑塞外令開墾種植見禾苗有高七八尺穗長一尺五寸者今年南巡曾以語張鵬翮伊未敢深信近值邊外收穫之時命特取數本驛送總漕桑額轉送張鵬翮矣且內地之田雖在豐年每畝止收一二石若邊外之田所穫更倍之可見地方不同然人力亦不可不盡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五月丙子

上諭內閣兵部內務府數年以來已無蝗蟲矣
今復見一二宜急捕之朕於去歲秋間曾諭
直隸巡撫趙弘燮山西巡撫蘇克濟河南巡
撫鹿祐山東巡撫蔣陳錫加意捕捉今應傳
諭邊外皇莊八旗之莊并提督馬進良令各
行捕除若不實心奉行斷不輕恕觀今年田
禾甚佳當是大有之年所慮者惟此耳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八月戊寅

上駐蹕遙亭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連日雨雪交下不得行
獵諸臣必以朕悶坐爲念不知此番雨雪於
來年耕種大有裨益直隸各處亦皆如此則
更佳矣可傳諭扈從諸臣知悉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庚辰

上諭直隸巡撫趙弘燮曰朕嘗讀無逸篇畱心
稼穡久矣去歲臘前瑞雪盈尺時屆陽和細
雨連綿輿情怡悅早得布種矣所慮者起發

太盛則收穫之際恐有二疸之虞爾等徧示
民間芸鋤時令苗稍疎預防風霾朕以民生
爲念勸農爲本已有所知不得不示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問外省奏摺人等僉云麥
苗甚好但路上未曾遇雨據此則嘆旱不特
京北地方矣見今麥穗秀齊若再不雨豈能
生發結實朕望雨心切著將此旨錄出發往
京師令大學士九卿等再虔行祈禱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壬午

上巡視河西務要兒渡等處堤岸白暢春園啓
行駐蹕南苑

諭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等曰今麥苗方長
應加意護惜不可蹂踐朕仍從此路而回可
徧行傳諭交與諸大臣等派出人員嚴爲管
束

四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春地氣潮濕所種春麥甚

多朕頃閱視河西務堤岸時麥苗甚佳但近來風大漸有旱意爾等會同九卿如有事不合宜應更改之處詳查議奏自初五日起齋戒三日祈雨

庚子

上諭九卿等曰目下雨澤愆期今早雖小雨未能霑足但從來月望時雨極難得昨十二二十三等日朕固知未必有雨嗣後十八二十二十三等日或可望其大沛也今歲少雨處甚

多聞江南大麥收有十分小麥猶望雨山東
巡撫未曾奏報得雨想亦未霑足河南巡撫
有摺云今歲雨澤頗調窪地有十分收成朕
心差慰又

諭曰天時地氣亦有轉移朕記康熙十年以前
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麥前幸江南時三月十
八日亦有新麥麵食今四月中旬麥尚未收
又黑龍江地方從前冰凍有厚至八尺者今
却和暖不似從前又聞福建地方向來無雪

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後有雪雲南貴州廣東
廣西舊有瘴氣從前將軍賴塔進征雲南畱
八百人在廣西俱爲瘴氣所傷今聞雲南惟
元江微有瘴氣餘俱清和與內地無異矣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五月戊寅

上諭戶部朕幸熱河見一路麥苗盈野收穫必
豐但麥熟之歲往往雨水早而且多朕畱心
稼穡歷年最久深悉其故爾部傳諭直隸河
南山東山西并口外地方速將已收之麥晒

乾入囤收貯不致潮濕霉爛則今歲所收足
用二年矣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一
興禮樂

康熙八年己酉七月壬子

上諭禮部祈穀之禮大典攸關應照舊例於明
年舉行

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乙丑

上諭太常寺祀典關係重大理宜敬慎嫻習近
見爾衙門典禮俱未諳練所奏音樂亦未合

節殊非慎重禋祀之義以後著詳加練習勿
仍前怠忽褻越祀典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丁巳

上諭禮部

壇

廟祭祀國家大典必儀文詳備允符古禮乃可
肅將誠恪昭格神明其致祭時辰齋戒處所
稽諸往代各有定制爾部其詳察典例定議
以聞

康熙十六年丁巳九月丙子先是

上諭內大臣覺羅武默訥侍衛費耀色等曰長
白山乃

祖宗發祥之地今無確知之人爾等前赴鎮守
烏喇將軍處選熟識路徑者導往詳視明白
以便酌行祀禮爾等可於大暑前馳驛速去
至是武默訥等自長白山還京復

命

上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

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該部會同內閣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壬午副都御

史余國柱請釐正

郊廟燕享樂章

上曰饗祀樂章一代制作所係如郊祀

天地各

壇

廟樂章

太廟致祭樂章悉遵舊制其朝會燕享等樂風雅未備著禮部翰林院酌古準今求聲律之原定雅奏之制集議以聞

戊戌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舅舅佟國維大學士明珠往伯夷叔齊廟行禮

諭之曰伯夷叔齊古之聖人清風可仰爾等前往可焚香展敬

六月乙巳學士陳廷敬撰雅樂十四章

牛鈕等恭譯進呈

上諭曰所撰樂章甚善翻譯又符合漢文可卽
發該衙門謹慎肄習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壬辰

上既定筵宴禮儀禮部奏自後筵宴請撥兵部

司官及各旗護軍叅領護軍校監察

上曰筵宴關係大禮百僚齊集宜各加敬謹始
無失禮之誓朕見元旦朝會旗下官員雜坐
無紀大禮所在豈容慢忽禮部可會同兵部

及八旗都統嚴加申飭毋至紊越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辛巳

上詣

祈穀壇致祭畢

諭太常寺卿葛思忒等曰前見

太廟致祭時執事官捧福胙趨走失儀對越

祖宗典禮甚鉅惟嚴肅不懈始可薦馨在廟奔走之人亦當誠敬將事共襄大禮不應稍有褻慢且亞獻禮俱唱爲次獻亦與漢文不符

爾等會同內閣禮部察例奏聞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八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儒先賢從祀位次應視其
道德爲先後不可援師弟爲定例其酌議奏
聞

十一月丙申

上諭禮部朕惟敬

天奉

祖郊祀廟饗必精白厥心竭誠致慎庶幾有孚

昭格用洽明禋朕於祭祀

壇

廟每躬詣行禮未嘗不齋明祓濯實圖感通凡從事祀典者皆宜表裏精誠虔盡職掌近見執事陪祀各官閒有因循怠忽視爲具文不能盡志致慤共効昭事之忱殊爲非禮嗣後務俾各秉誠心克恭祀事凡行禮儀節始終整肅毋得慢易用副朕敬

天奉

祖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乙酉

上東巡至泰山之麓率文武諸臣向岱宗行禮
畢

諭部院諸臣曰朕巡歷所至再經岱麓重瞻祠
宇詢其廟祝知香火荒涼日用難給岱頂諸
廟亦復如之念泰山爲五嶽之長載在祀典
有功社稷不宜使之漸就寥落合將每歲香
稅錢糧內量給數百金使上下嶽廟與元君

諸祠守祠者得有資賴曉夜盡心兼可時加修葺以壯往來觀瞻示朕崇祀之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元旦祫祭

奉先殿捧請

四祖神牌往來甚褻朕心不安爾等會同內務府禮部太常寺考明代典禮議奏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辛巳

上諭內閣禮部太常寺朕自御極以來一切祀

典必敬謹齋戒躬親展祭以盡昭事之誠四十餘年於茲矣每當臨祭之時朕無一事不敬此禮部太常寺起居注官所共知從來祭祀登降起立莫不如常這次行禮將畢微覺頭眩朕之身體稍遜於前於此可見祀典關係重大朕恐精力偶有不周致敬心少閒可
以此意諭諸大臣等著議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月己丑

上諭南書房翰林等曰向來陞殿所奏中和樂

章皆仍明代所撰句有短長體製類詞後因
文體不雅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其章法
皆以四字爲句而奏樂人未易聲調仍以長
短句法湊合歌之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
也今考察舊調已得其宮商節奏甚爲和平
必得歌章字句亦隨詞調則章法明而宮調
諧此事所關最重著南書房翰林同大學士
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歸於允
當

康熙六十年辛丑四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披覽史冊於前代帝王每
加留意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
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短長全無公是
公非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
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
臣而不及其君此皆出自書生之論未爲允
當況前代帝王曾爲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
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

乎今宋明諸儒人尙以其宜附孔廟奏請前
代帝王旣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
卽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爲前人
言也朕意以爲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
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爾等將朕此旨錄出
公同詳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一



